

主編者

吳敬
蔡元培
王雲五

新時代
叢書地史

太平天国革命史

撰述者 王鍾麟
校閱者 何炳松

新時代叢書

太平天国革命史

主編者

吳敬恒

蔡元培

王雲五

撰述者
校閱者
何炳松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地史代時新
五雲王 恒敬吳 培元蔡 者編主
史命革國太平太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專此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述者

印發
刷行

校閱者兼
發行所

何王炳鍾
上海實業
商務印書館
及各埠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路
松
麒

New Ag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Editors in Chief
TSAI YUAN PEI, WU CHING HENG and Y. W. WONG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VOLUTION

By WANG CHUNG CHI

Edited by PING-SONG HO, M. A.

1st ed., Jan., 1931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太平天國犯大難於外患侵迫之秋，倡革命於舉世不爲之日，奮跡金田，奠都金陵，固已具一朝之制，樹百年之基矣。當其盛時，武功赫奕，不可一世；力爭上游，則三克武漢；命師北伐，則耀兵燕冀；舉旗西邁，翼王則逞志湘桂；瀕蜀之郊，迴車東征，忠王則席捲蘇松杭嘉之域，烽堠傳警，達十七省，前後奮鬪垂十五年。及夫力索勢窮，天京淪陷，城兵十萬，猶聚衆自焚而不悔。是其堅苦卓絕之志，實爲有史所未聞。顧成王敗寇，自古已然，官氏操翰，此風彌烈，遂使令聞不扇，凶跡獨彰，故六十年來，「長毛」一詞談者猶相疑怖，甚且用爲詈人殘暴之稱焉。事之不平，寧逾於斯！嘗憶兒時讀官刻李秀成親供，每想見其爲人，竊謂遇賊如此，亦何所懼？比長稍習史事，乃恍然於是非之隱，時政蔽之也，頗思有以昭之。終以見聞狹陋，欲作屢輒。今歲夏日，本館有新時代史地叢書之輯集，其預定目中，列入太平天國革命史，何柏丞先生即舉以相屬，多所鼓勵。而向覺明先生、謝六逸先生、陳乃乾先生復爲甄采史料，加以指示，遂不自揣，妄

有造述。年經月緯，本於官書；事同跡異，參諸私乘。至於取舍之間，則去甚去泰，要惟求信。鈞沈索隱，倉卒未能也。區區之意所不獲自己者，惟在攬撫失當，驅遣無方；使言之不章，辜友深望，滋可慚耳。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王鍾麒自識。

目次

一	革命開幕時之社會背景	一
二	上帝教之創立與傳布	三
三	金田起兵與清廷之應付	五
四	太平天國之初建	八
五	北出湖南與規取武漢	十一
六	沿江東下與奠定天京	十四
七	北伐中原	二十一
八	力爭上游	二十五
九	湘軍出犯與楚中之角逐	三十
十	贛局之爭戰與武漢之淪喪	三十五

十一	江西之失與兩皖之戰	四十
十二	下游之奮鬥與楊韋之亂	四十五
十三	翼王之別途發展	五十一
十四	忠王之初起與英王之勇略	五十七
十五	天京圍解與經略東南	六十四
十六	安慶之失與英王之死	七十二
十七	上海之慘禦與外人態度之轉變	七十八
十八	蘇常之失	八十二
十九	兩浙之失	九十二
二十	天京之陷落與天王忠王之殉國	九十六
二十一	幼主之被擒與餘衆之消亡	一百七
二十二	太平天國革命之意義	一百一

附錄

官等表

諸王列侯表

大事年表

參考書目

目次

太平天國革命史

一 革命開幕時之社會背景

明季以還，滿洲以客帝臨朝，於中原故族自不免盜憎主人，特見嫌忌。以是牢籠摧抑，所不至。一般以官爲生之流——所謂士大夫——刦於威，督於利，固已緘口卷舌，紛紛入朝，以相習於巽順矣。惟是種見不泯，積怨日深，民衆復仇之念不能自己。故明亡而後，民間之秘密結社，借宗教迷信之力，號召徒黨以從事「反清運動」者，不下數十起；而「白蓮教」實隱然爲之魁。乾、嘉之際，一再發難，風靡五省，清廷竭海內之兵力，猶十年而後定，則其力量之偉可知。其後分布蔓延於各地之「紅陽」、「青蓮」、「八卦」、「天地」（添弟）、「無爲」等組合又皆爲其支流與苗裔，則其潛勢力之大又可知。

一 革命開幕時之社會背景

凡此祕密結社，其源流分合雖不可深悉，顧其構成之質素，要不出釋、道二宗。嘉道以降，歐人東來者日衆。基督教之傳布雖受當時法令之箝束，而其教義則已浸淫於宗教社會之間，取得相當之信仰。廣東地處南海，當東西交通之衝，歐人抵此最先，故其地感染基督教之影響亦最早。於是祕密會黨之中乃忽有基督色彩之新分子。

道光季年，清廷方以鴉片之戰見挫於夙所蔑視之英夷，（當時官文書習用語）舉數百年來京旗綠營積弱之實況，一旦暴露於外。而又連年凶荒，流亡載道，百姓既無以自安，挺而走險者實繁有徒。所謂「重熙累洽」之幻局，至此已洞穿雪亮，了無實際。當時地方文武官吏，錮於乾、嘉以來承平之積習，類皆苟求恬嬉，玩視民瘼，循例上計，又復相與塗澤扶同，徇徇。各地巨商富室，則更酣歌恆舞，競以豪侈相尚；以財役人，曾不少恤。於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貧富之界日以懸隔，而社會不安之象遂不可掩飾矣。

方是時，祕密會黨既灼見清廷統治力之不足，又夙切齒於貪官土豪之壓迫，觸發之機已熟，官民衝突乃亟。及道光二十七八年間（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兩廣大饑，羣盜遂紛起。

如毛所在剽掠；而廣西之柳州、慶遠、恩、梧州、潯州、南寧各屬爲尤甚。著稱一方者，慶遠則張家幅、鍾亞春，柳州則陳亞癸、陳東選、山豬羊，武宣則劉官方、梁亞九，象州則區振組，潰州則謝江殿，而亞癸尤悍且衆。其餘不得主名，往來竄突者，尙數十股。清吏至此，實已捉襟見肘，窘態畢見，雖大府屢檄嚴捕，亦祇具文而已。

當羣盜蠭聚之會，新興之祕密會黨「三點會」——即含有基督色彩之「上帝教」——已早在廣西活躍，流布宣傳。信徒既日見增加，聲勢乃歷久彌張。於是脫穎而出，公然揭反清之幟以示與羣盜異趨，而後此十五年努力革命之歷史遂由茲開幕矣。

二 上帝教之創立與傳布

道光中葉，廣東有朱九濤者，自稱明室遠裔，號白蓮會故智，說教粵中，託言鑄鐵香爐成，可駕以航海。以此誑衆斂錢，而惑其說者頗盛。花縣人洪秀全，馮雲山並師事之。秀全早喪父母，嘗數試不第，乃以訓蒙賣卜往來江湖間。年二十，赴廣州應試，遇外國新教徒宣道於市心

竊好之。後又得警世良言 (Good words for Exhorting the Age)，中多採擷新舊約語。秀全攜以歸，遂爲後來立教張本矣。

九濤死，秀全頗以師說不足洽衆心，乃更與馮雲山刺取基督教義，自樹一幟，謂之「上帝教」，名其教會曰「三點會」（又稱三合會）。秀全自爲之長，而其志遂得暢行。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秀全與雲山赴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間之鴻化山中，祕密布教。桂平人楊秀清、韋昌輝、武宣人蕭朝貴，貴縣人石達開，秦曰綱（一作日綱，又作日昌）附之。於是雲山等六人分詣各邑，輾轉招集，而秀全則主桂平富人曾玉珩家，受其資給焉。

秀全嘗病，昏迷四旬。及愈，乃自云死而復蘇，能知未來。又謂舉世將有大災，惟入會拜上帝者可免。凡入會者，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無復尊卑。人納香燈銀五兩，獨拜上帝，不得拜他神。於是遠近風動，附從者寢多，皆稱秀全爲洪先生而不名。秀全既傳會西教，傾動衆聽，遂自擬基督，更爲教主。以基督爲耶和華 (Jahovah) 長子，而已爲基督之弟。故稱耶和華曰「天父」，基督曰「天兄」，以己配之。「三位一體」，神聖理論於是乎成，而教主之尊

嚴乃高與天齊矣。

教主之聲勢既立，乃令雲山及其黨盧賢拔（賢拔本名賢達，以避石達開諱改今名，他書作拔賢者誤）等造真言寶誥諸書以實其說，而自以其間返廣東，親就美國牧師羅巴爾特（Isachar Roberts）受教義。及秀全再至廣西，而雲山等勢已大張，信徒之數陡增。自是上帝教會之基礎乃確立於廣西，待時而動，有心人已磨厲以需矣。

三 金田起兵與清廷之應付

上帝教會自經鴻雲山等之宣傳，其信徒遂遍布於武宣、象州、藤縣、陸川、博白各州縣。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廣西盜起，巡撫鄭祖琛老病憚事，緝治不力，盜勢乃寢熾。按察使勞崇光頻年馳剿，南路始得稍平。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新寧李沅發竄擾柳州、桂林。明年四月，沅發甫就擒，而陳亞癸等又各率黨羽數千，四出焚劫。於是廣西羣盜滋蔓難圖，警報彈章，殆無虛日矣。居民知官軍之保護不足恃，乃自創團練相守望，而不受地方官之董率。久之，

團練聲勢遂與上帝教會之信徒相伯仲。

但團練與上帝教會各自爲偶，若並行發展，則利害衝突實甚。故爭相雄長，寢以不合。而教會信徒多貧苦農民，精強頗不如團練，以故時遭凌辱，及齟齬日甚，諸信徒遂不得不自相聯合，以期團結。如是漸集漸衆，勢力驟強，而上帝教會乃頓成一不可輕侮之團體矣。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六月，秀清、昌輝、達開、曰綱諸渠魁皆聚平南、藤縣間之金田村，議召集各村會衆，乘機舉兵。時秀全居平南縣花洲人，胡以見家，行跡甚祕，秀清等謀既定，遂率衆迎之至金田。旋又移屯武宣東鄉，募集同志。一時自命豪傑之流，若貴縣林鳳祥、若陽羅大綱，若衡山洪大全，皆不期奔赴，極星聚雲合之盛焉。於是部勒士馬，整治器械，仍還屯金田，以爲革命之大本營。

先是，清宣宗以正月十四日死，皇四子奕詝嗣位，以明年爲咸豐元年。數月之間，累詔求直言，通民隱，起廢員，興賢能，頗有振作之意。顧其時廣西兵事已亟，烽火數警。特命兩廣總督徐廣緝赴梧州進剿，而廣緝以廣東韶連間方有寇亂，無兼顧之暇，久久不行。清廷乃益詔促

鄭祖琛出省督師。是年六月，祖琛移駐平樂府，自度力不勝任，奏請命大將官剿。清廷先後令固原提督向榮、雲南提督張必祿馳驛前往。十月，向榮至桂林。

時秀全等異軍突起，猶未指名，而慶遠、思恩、南寧等處土匪張甚。向榮提兵擊逐，寇稍稍戢。秀全等乃轉得避實就虛，以其間往來偵諜，從容布置矣。迨頭角漸露，清廷乃始注意及之。

是年十月，清廷詔起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攝廣西巡撫。鄭祖琛專職遣戍。則徐奉詔力疾而行，至潮州病死。詔更以兩江總督李星沅代之，並以廣西布政使勞崇光署巡撫。及十一月，而張必祿乃戰死於平南、金田間，於是洪軍日張，震動遠近矣。

張必祿既歿，詔以漕督周天爵繼爲廣西巡撫，加總督銜，辦理軍務。向榮亦由橫州移師金田。咸豐元年（一八五二）正月，向榮戰不利。秀全等益進屯大黃江，分攻武宣、桂平、貴縣、平南諸邑，前鋒及象州。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赴廣西佐理軍事，與向榮分道防戰。雖時獲小勝，而洪軍勢不稍衰也。

方是時，李星沅與周天爵又以事權不一，互爲齟齬。及至莫能相尙，遂疏請別置統帥，以

專責成。清廷得狀，乃以三月遣大學士賽尙阿帥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將京師精兵四千餘人赴粵視師。未至而星沅前死，乃授賽尙阿欽差大臣，先以天爵權之。而天爵復與向榮有隙，劾其不遵節制。廷議罷天爵督師，褫總督銜；以鄒鳴鶴爲廣西巡撫。蓋自林則徐道歿以來，期月之間，將帥屢易，文武不和，清廷固已失馭，而前方軍事遂成泛駕之局矣。

四 太平天國之初建

咸豐元年（一八五）六月，賽尙阿抵桂林，合諸道兵勇三萬餘人進攻洪軍。七月，軍逼象州。諸將自烏蘭泰以下亦以奮戰之力連奪要害。八月，洪軍敗績，韋昌輝弟亞孫等陣歿。遂自大黃墟引退，改趨大黎，逼永安州。向榮、烏蘭泰分道追之，而烏軍阻鵬化山中，向軍復遇雨致挫，同時巴清德又病死於平樂。於是洪軍進行甚利，遂以閏八月破永安矣。

洪軍入永安，始建國號曰太平天國，秀全位號曰天王。由是草創制度，規模漸立，發號施令，一切乃有所秉承。天王既正位，大行封賞：以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

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秦曰綱、胡以冕、羅大綱、林鳳祥等四十八人，各授丞相軍師有差。其餘有功將士八百餘人，均獲賞賚。當時所以不建帝號而稱「天王」者，自亦有故，其封授詔令實明言之略曰：

軍中大小兵將，各宜認真奉行大道……天父上主皇上帝乃是真神，真神以外皆非神。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故天父上主皇帝以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自今衆兵將可呼朕爲主，不可稱上以冒天父。天父稱天聖父，天兄稱救世聖主，天父天兄得稱聖。自今衆兵將呼朕爲主，不可稱聖以冒天父天兄。天父，神爺也；又魂爺也。從前左輔、右弼、前導、後護之各軍師，朕命爲王爺，此乃始從不正之例。若據真道論之，有冒犯之嫌。

今特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封右弼又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諸國；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諸國。又封達胞爲翼王，使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